

三國志

十一

徐胡二王傳第二十七

魏書

國志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也太祖平河朔召為丞相
 軍謀掾試守奉高令入為東曹議令魏國初建
 為尚書即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
 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
 渡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
 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
 後領龐西太守轉為南安文帝踐阼歷譙相平陽
 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即將所在著稱賜爵關內
 侯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

魏書卷二十七

魏書卷二十七

一

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
 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
 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
 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為涼州刺史使
 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龐右三郡
 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
 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脩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
 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
 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
 之費以漸收歛民間私杖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

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
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勛也討叛
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建威將軍邈
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
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
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
供給其家彈邪繩枉州界肅清正始元年還為大
司農遷為司隸校尉百寮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為
光祿大夫數歲即拜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
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嘉

嘉靖十年補刊

魏志二十七

二

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于家用公禮葬謚曰
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夫顯
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
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
世出統戎馬入贊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
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
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邈同郡韓觀曼倂
有鑒識器幹與邈齊名而在孫禮盧毓先為豫州

刺史甚有治功卒官

魏名臣奏載黃門侍郎杜恕表稱韓觀王昶皆有兼才高官重

任不但

盧欽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

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狃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胡質字文德樊鄆國壽春人也少與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任州郡蔣濟爲別駕使見太祖太祖

嘉靖十年補刊 魏志二十七

三

問曰胡通達長者也寧有子孫不濟曰有子曰質

規模大略不及於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紫胡氏譜通達

名敏以太祖即召質爲頓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

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繫獄爲證政與妹皆耐

掠隱抵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質至官察其情

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入爲丞相東曹議令史州

請爲治中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刺

史溫恢求請質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於

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

齊此 片不法聞流言流不忠故可終也武伯

南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

之恨乃成嫌隙睚眦王賣反况質才薄豈能終好是

以不願也遼感言復與周平虞預晉書曰周字伯南

大夫子陔字元夏陔及二弟詔茂皆摠角見稱並有器

望雖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

嘗造周周謂曰卿有知人之明欲使三兒見卿弟與共

高下以效郭許之聽向乎公榮乃自請陔兄弟與共言

語觀其舉動出語周曰君三子皆國士也元夏器量最

優有輔佐之風展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

伯紉言也陔少出仕宦曆職內外泰始初為吏部尚書

遷左僕射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於官陔以在

魏已為大臣本非佐命之數懷遜讓不得已而居位故

在官職無所荷任夙夜思恭而已終始全絜當世以為

美談詔歷二官吏部郎山濤啓事稱詔清白有誠終於

散騎常侍茂至侍中尚書潁川荀愷宣帝外孫世祖姑

子自負責戚要與茂交茂拒而不答由是見怒元康元

年揚駿被誅愷時為尚書僕射以茂駿之姨弟臨為駿

黨遂枉見殺太祖辟為丞相屬黃初中徙吏部郎為

象咸冤痛之

常山太守遷任東莞士盧顯為人所殺質曰此士

無讎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

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即自首罪人斯

得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家無入家者在郡九年

吏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荊州刺史加振威將軍賜

爵關內侯吳大將朱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議者

皆以為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下兵少故當進

軍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遷

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兖諸軍事廣農積穀有

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仰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
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性沈實內察不以其節檢
物所在見思嘉平二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
而已軍師以聞追進封陽陵亭侯邑百戶謚曰貞侯
子威嗣六年詔書褒述質清行賜其家錢穀語在徐
邈傳威咸熙中官至徐州刺史晉陽秋曰威字伯虎質之為荊州也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童僕威自驅驢單行拜見父傳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其綸一匹為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綸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辭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旅進道往還如是質帳下都督素不相識先其將歸請段還家陰資裝百餘里要之因與為伴每事佐助經營之又以進飲食行數百里咸疑之密誘問乃知其都督也

魏志二十一

五

因取向所賜綸答謝而遣之後因他信具以白質質拔其都督一百除吏各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歷位宰牧晉武帝賜見論邊事語及平生帝數其父清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知也帝曰以何為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者遠也官空前將軍青州刺史太康元年李追贈鎮東將軍威弟羅字季象征南將軍威子奔字次孫平東將軍並以繫行垂名有殊績

歷三部守所在有名卒於安定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案王氏譜昶伯父柔字宗傳曰叔優季道幼少之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之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雖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告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叔優等從其言叔優至北中郎將季少與同郡王凌俱知名凌年長昶元事

道代郡太子少與同郡王凌俱知名凌年長昶元事之文帝在東宮昶為太子文學遷中庶子文帝踐阼徙

散騎侍郎爲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斫開
荒萊勤勸百姓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明帝即位
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
以爲魏承奏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
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
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

餘篇言奇正之用

孫子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奇正還相生若指環之無窮

龍中奏之其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
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冲
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實

嘉靖十年臨川

魏志二十七

六一

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
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
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
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
外者也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
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僞之累朋黨則有彼
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
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
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
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

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
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
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
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
之言故以玄默冲虛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
敢違越也古者盤杆有銘几杖有誠俯仰察焉用
無過行况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
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
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當也若范勻對
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筭惡其掩人也

國語曰秦
文子暮也

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使離於朝大夫莫之
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
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也擊之以
杖折其委筭臣按之案對秦客者范夔也此云范勻

蓋誤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

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
之故三郤為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
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
人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強鮮不遠
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
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
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

之德猶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兒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

名耳可得而開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臣以

為援之此誠可謂切至之言不刊之訓也凡道人過失蓋謂居室之惡人未之知則由已而發者也若乃行事

得失已暴於世則其善惡即以爲誠方之於彼則有愈焉然援誠辨龍伯高之美言杜季良之惡致使事激時

主季良以敗言之傷人孰大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於此與其所誠自相違代

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高矣若已無可毀之

行則彼言安矣忠則無怨於彼女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

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脩已也諺曰救寒莫如

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

險之人近猶不可况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偽

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爲浮淺較可識別而

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

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

生雖刑於鈇鉞大爲炯戒然所汙染固以衆矣可

不慎與世語曰黃初中孫權通章表備以白衣登江若

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其長飢於首陽安赴火於

繇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爲吾亦不願

也今汝先人出有冠冕惟仁義爲名守慎爲稱孝

悌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
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
其為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
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
為之伯益名奔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
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
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
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
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
慕之臣松之以為文舒復振則文淵顯言人之失

伯益劉公幹雖其人皆性善惡有定然既友之於昔不
宜復毀之於今而乃形于翰墨永傳後葉於舊交則遠
父要之義於子孫則傷人前世之惡於夫鄙懷深所不
取善乎東方之識子也以首陽為批柳下為工寄昔古
人無傷當時方之馬王不亦遠哉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

推遜恭讓處不避澆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
善之願兒子遵之昭先名諲別傳曰諲樂安博昌人

語曰蔣氏翁任氏童父旌字子旌以至行稱漢末黃巾
賊起天下飢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聞旌姓字乃相謂
曰宿聞任子旌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邪
遂相帥而去由是聲聞遠近州郡並招舉孝廉歷歲
祝阿令徽八歲喪母號泣不絕聲自然之哀同於成人
故幼以至性見稱于十四始學疑不再問三年中誦五
經皆究其義兼包群言無不綜覽於時學者號之神童
遂遇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魚貴數倍輟取直如常
與人共買生口各在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直六
匹共買者欲隨時價而贖輟自取本價八匹共買者

慙亦取本價比居拙耕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綴綴
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慙謝還地及邑中爭訟皆詣
後意厭其子弟有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所行豈可
知邪其札教所以化率皆如此曾太祖創業召海內
忠為臨蓄侯庶子相國東曹屬尚書郎文帝時為黃門
侍郎每糾忠言輒平書懷本自在禁省歸書不封帝嘉
其淑慎累遷中郎趙郡河東太守所在化行有遺風餘
教暇為人淳粹凱弟虛己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脩身
履善皆沈默潛行不顯其美故時人少得稱之著書
三十八篇凡四萬餘言暇卒後故吏東郡程威趙國
劉國河東上官崇等錄其事行及所著書奏之詔下
秘書省以貫群言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
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
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實
道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
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

魏志二十七

十一

青龍四年詔欲得有才智文章謀慮淵深料遠
若近視昧而察籌不虛運策弗徒發端一小心
清脩密靜軋軋不解志尚在公者無限年齒勿
拘貴賤卿校已上各舉一人太尉司馬宣王以
相應選正始中轉在徐州封武觀亭侯選征
南將軍假節都督荆豫諸軍事視以為國有
常衆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死
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
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三州廣農墾殖
倉穀盈積嘉平初太傅司馬宣王既誅曹爽乃奏博

問大臣得失相陳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
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脩庠序其二欲用考試
考試猶準繩也未有全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
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
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祿勸以廉恥不
使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絕侈靡務崇節儉令衣服
有章上下有叙儲穀畜帛及民於樸詔書褒譴因
使撰百官考課事相以爲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
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家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
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略

魏書卷二十七

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摠其統紀故能否
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二年相奏孫權流放良
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吳蜀白帝夷陵之間黜
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
也乃遣新城太守州奉始表巫秭歸房陵荊州刺史
王基詣夷陵相詣江陵兩岸引竹緝爲橋渡水擊
之賊奔南岸擊七道並來攻於是相使積弩同時
俱發賊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相
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
賊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一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

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曼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王基州秦皆有功於是遷相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母立儉文欽作亂引兵拒儉欽有功封二子亭侯關內侯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反相據夾石以逼江陵持施績全熙使不得東誣既誅詔曰昔孫臏佐趙直湊大梁西兵驟進亦所以成東征之勢也增邑千戶并前四千七百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露四年薨謚曰穆侯子渾嗣咸熙中為越騎校尉案晉書軍自越騎入晉累居尉方任平吳有功封一子江陵

魏書卷之二十七

十一

侯位至司徒渾子濟字武子有雋才令望為河南尹太僕早卒追贈驃騎將軍渾弟深異州刺史深弟湛字處冲汝南太守湛子承字安期東海內史承子述字懷祖尚書令衛將軍述子坦之字文度北中郎將徐克二州刺史坦諸子中湛最有德譽而承亦自為名士述及坦之並顯重於世為時盛明云自湛已下事見晉陽秋也

王基字伯璉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公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以孝稱年十七郡召為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游學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凌特表請基為別駕後召為祕書郎凌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書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則升干公輔公臣之良則入于王職是故古有侯伯有言士之禮今州取宿

衛之臣留祕閣之吏所希聞也陵猶不遣凌流經
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大將軍司馬宣王辭
基未至擢爲中書侍郎明帝盛修宮室百姓勞瘁
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
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民逸則
慮易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
生患昔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
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
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
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

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
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
又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
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
矣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
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遷安平太守
公事去官大將軍曹爽請爲從事中郎出爲安豐
太守郡接吳寇爲政清嚴有威惠明設防備敵不
敢犯加討寇將軍吳嘗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
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

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覺卒起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竟不能出時曹然事柄風化陵遲基著時要論以切世事以疾徵還起水爲河南尹未拜爽伏誅基嘗爲爽官屬隨例罷其年爲尚書出爲荊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隨征南王昶擊吳基別襲步協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慰虜安北將軍譚正

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縣賜爵關內侯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偪夏口由是賊不敢輕越江明制度整軍農兼脩學校南方稱之時朝廷議欲伐吳詔基量進趣之宜基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而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勢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勢則拒天誅

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
內精卒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
之郡不守如此吳蜀之交絕交絕而吳禽矣不然
兵出之利未可必矣於是遂止司馬景王新統政
基書戒之曰天下至廣萬機至猥誠不可不矜矜
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衆邪不生心靜則衆
事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
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衆在心許允傳暇袁侃崔
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者
也景王納其言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常樂亭侯
毋丘儉大欽作亂以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
適與景王會於許昌景王曰君籌儉等何如基曰
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劫月迫懼畏目下
之戮是以尚羣聚耳若大兵臨逼必去朋瓦解儉
欽之首不終朝而懸於軍門矣景王曰善乃令基
居軍前議者咸以儉欽慄悍難與爭鋒詔基停馬
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
僞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
停軍高壘者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或虜略民
人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

脅者自顧非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治中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止八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邱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穩水既至復言曰兵出則速未觀工遲之久方今外有虜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紀耳今據堅城保野壘以積實資虜懸運軍糧甚非計

魏志二一七

一六

也景王欲須諸軍集到猶尚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垣亦爭欲往發十餘里聞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兗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勢分進兵偃項儉衆遂敗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戶二百賜叔父子喬爵關內侯以報叔父拊育之德有詔特聽諸葛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斂軍堅壘基累啓

進討會吳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
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
向集但當精脩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
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
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
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
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大將軍司馬文王
進屯江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二
十六軍文王勅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譴
城中人食盡晝夜攻壘基輒拒擊破之壽春既拔文

王與其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
亦謂宜然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固志上遣詔命下
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文
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豐有
蕩覆吳之勢其諫曰昔諸葛恪東吳關之勝竭江
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大半姜維
曰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
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深今賊新敗於
外又內患未弭是其脩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
年人有歸志公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

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之衣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王乃止以淮南初定轉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是歲基母卒詔祕其凶問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追贈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轉為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常道鄉公即尊位增邑千戶并前五千七百戶前後封子二人亭侯關內侯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表吳賊鄧由等欲來歸化基被詔當曰此震蕩江表基疑其詐馳驛陳

魏志二十七

狀且曰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務在於鎮安社稷綏寧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文王起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實具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敬依來指後由等竟不降司馬

略載基此事詳於本傳曰景元二年春三月襄陽太守胡烈表上吳賊鄧由李光等同謀十八屯欲未歸化遣將張吳鄧生并送箕任克期欲令鄧軍臨江迎夜大將軍司馬文王啓聞詔征南將軍王基部分諸軍使烈督萬人徑造沮水制州義陽南屯瓦城承書夙發右由等如期到者便當曰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詐降誘致官兵馳驛止文王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又曰夷陵東道當由車御至赤岸乃得渡沮西道當出箭谿口乃趨平土皆山險狹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角弩弱水潦方降廢成血農之務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值淋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縣之羨繼深入

不待... 重士衆飢餓... 軍上邦... 文欽唐咨舉... 嘉平以來... 累有
利壽春身沒不及此... 皆近事之鑒戒也... 嘉平以來... 累有
內難當今之宜當鎮安社稷... 撫摩上下力農務本... 懷柔
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 符之未足為多失之... 修攝
咸重文王累得基書意疑尋勅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
說欲封六國... 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 基謀慮淺短... 誠不
及留侯亦懼... 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 基謀慮淺短... 誠不
由等果... 是歲基薨... 追贈司空... 諡曰景侯... 子徽嗣... 早
卒... 咸熙中開建五等... 以基著勲前朝... 改封基為侯... 庶
而以東武餘邑賜一子... 爵關內侯... 晉室踐阼... 下詔
曰故司空王基... 既著德立勲... 又治身清素... 不營產業
業以在重任... 家無私積... 可謂身沒行顯... 足用... 勸俗
者也... 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

魏書卷二十七

評曰徐邈清尚弘通... 胡質素業自粹... 三祖開濟... 議
度王基學行堅白... 比皆掌統... 方任重稱... 著績可謂... 國
之良臣時之彥士矣

徐胡二王傳第二十七

魏書 國志二十七

右修職郎... 衢州錄事... 參軍... 蔡宙... 校正... 兼監... 鑊... 及
左迪功郎... 衢州州學教授... 陸俊... 民校... 校... 止

王母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

魏書

國志二十八

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也叔父允為漢司徒誅董卓

卓卓將李傕郭汜等為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

其家凌及兄晨時年皆少踰城得脫亡命歸鄉里

凌舉孝廉為發干長魏略曰凌為長過事髡刑五

此何徒左右以狀對太祖曰此子與兄子薄稍遷至中

山太守所在有治太祖辟為丞相掾屬文帝踐阼

拜散騎常侍出為兗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討

孫權臨江夜大風吳將呂範等船漂至北岸凌與

諸將逆擊捕斬首虜獲舟船有功封宜成亭侯加

建武將軍轉在青州是時海濱棄喪亂之後法度

未整凌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之

不容於口後從曹休征吳與賊遇於夾石休軍失

利凌力戰決圍休得免難仍徙為揚豫州刺史咸

得軍民之歡心始至豫州旌先賢之後求未顯之

士各有條教意義甚美初凌與司馬朗賈逵友善

及臨兗豫繼其名跡正始初為征東將軍假節都

督揚州諸軍事二年吳大將全琮數萬眾寇芍陂

凌率諸軍逆討與賊爭塘力戰連日賊退走進討

凌率諸軍逆討與賊爭塘力戰連日賊退走進討

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戶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是時凌甥甥令狐愚以才能為兗州刺史屯平阿

舅甥並典兵專淮南之重凌就遷為司空司馬宣

王既誅曹爽進凌為太尉假節鉞凌愚密協計謂

齊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

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問往

來凌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語子廣廣言廢立大

事勿為禍先漢晉春秋曰凌愚謀以帝幼制於彊臣

與曹氏凌使人告廣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今曹爽

皆專意於出加變易朝典政令數傾四海聲震天下事不

下接兵習於舊衆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震天下事不

嘉靖九年刊魏志二十八

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矣民故也今

驚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已脩先朝

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爽之子兄弟並羗兵要未易亡也

夙夜匪懈以恤民為先父子兄弟並羗兵要未易亡也

凌不從臣制言法體不似於昔疑悉鑿齒所自造者也

其十一月愚復遣式詣彪未還會愚病死魏書曰

治本名凌黃初中為和戎護軍烏丸校尉田豫討胡有

功小違節度愚以法繩之帝怒械繫愚免官治罪詔曰

凌何愚遂以名之正始中為曹爽長史後出為兗州刺

史魏略曰愚聞楚王彪有智勇初東郡有譌言云白

大如斛行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

其誰乘者朱虎騎楚王小字朱虎故愚與王凌陰謀立

楚王乃先使人通意於王言使君謝王天下事不可知

願王自愛彪亦陰知其意

答言謝使君知厚意也

二年然以惑守南斗凌謂斗

中有星當有暴貴者

魏略曰凌聞東平民浩詳知

星呼問詳詳疑凌有所挾欲

悅其意不言其常有死喪而言往南楚分三年春吳也今吳楚同占當有王者興故凌計遂定三年春吳賊塞涂水凌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陰謀滋甚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兖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太傅司馬宣王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將尚書廣東使為書喻凌大軍掩至百尺逼凌凌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宣王遣掾王或謝罪送印綬節鉞軍到丘頭凌面縛水次宣王承認遣主簿解縛反服見凌慰勞之還印綬節鉞遣步騎六百人送還京都凌至項飲藥死

嘉靖己未年

魏志二十八

三監生盛世皇丸

遲於相見身首分離不以為恨前後遣使有書未得還報企踵西望無物以譬昨遣書之後便乘船來相迎宿丘頭旦發於浦口奉被露布赦書又得二十三日况累紙詢示聞命驚愕五內失守不知何地可以自處僕忝朝恩歷試無效統御戎馬董齊東夏事有關廢中心載橫蒙視息復翻日月亡甥令狐愚攜惑羣小之言僕即時呵抑使不得竟其語既人已知神明所鑒夫非事無陰卒至發露如此鳥夷之罪也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又重曰身陷刑罪謬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綬頃至當如詔書自縛歸命雖足下私之官法有分及到如書太傅使人解其縛凌既蒙赦加怙舊好不復自疑徑乘小船自趣太傅太傅使人逆止之佳船淮中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乃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救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太傅曰卿直以折簡使人送也凌曰卿負我太傅曰我每負卿不負卿遂使人送來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指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到項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並滅邪遂自殺

梁簡子凌曰忠於魏之社稷者有爾有神知之其年八

月太傅有疾夢凌遂宣王遂至壽春張式等皆自首

為痛甚惡之遂薨乃窮治其事彪賜死諸相連者悉夷三族

固字恭夏為人器實正始中兖州刺史令狐愷與固

父伯龍善辟固欲以為別駕固不樂為州吏辭以疾愷

禮意愈厚固不欲應固母夏侯氏謂固曰使君與汝父

久善故命汝不汝亦故當仕進自可往耳固不獲已

遂往與兼治中事揚康並為愚腹心後思與王凌過

謀康固皆知其計會思病康應司徒召詣洛陽固亦以

疾解祿康在京師露其事大傅乃東取王凌到壽春固

見太傅大傅問曰卿知其事為邪固對不知太傅曰且

置近事問卿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數十固故云無有

連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數十固故云無有

太傅錄楊康與固對相詰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庸既負

使君又滅我族固對相詰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庸既負

皆聽得與其母妻子相見固不見其母不仰視其母

慙也字謂之曰恭夏汝本自固不見其母不仰視其母

汝為人吏自當爾耳此自門戶衰我無恨也汝本意與

我語固終不仰又不語以至於死初楊康自以自其事

真得封拜後以辭頗參錯亦并斬臨刑俱出獄固又罵

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

地朝議咸以為春秋之義亟崔杼鄭歸生皆加

追戮陳尸斲棺載在方策凌思罪宜如舊典乃發

-5 80 35 925" data-label="Text">

凌愚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二日燒其印綬朝服

魏略載

山陽單

乃窮治其事

彪賜死

諸相連者

悉夷三族

固字恭夏

為人器實

正始中

兖州刺史

令狐愷與

固不樂為

州吏辭以

疾愷禮意

愈厚固不

欲應固母

夏侯氏謂

固曰使君

與汝父久

善故命汝

不汝亦故

-5 805 35 925" data-label="Text">

當仕進自

母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父興黃初中為武

威太守伐叛柔服開通河右名次金城人守蘇則

討賊張進及討叛胡有功封高陽鄉侯魏石臣奏

史張既表曰河右遐遠喪亂弥久武威當請郡路道喉

帶之要加民夷雜處故有兵難領太守母丘與到官內

與史民外懷慕胡卒使柔附為官效用黃華張造初圖

逆亂弱劫左右與志氣忠烈臨難不顧為將校民夷陳

說禍福言則涕泣於時男女萬口咸懷感激形毀髮亂

誓心致命尋率精兵中奮張掖濟拔領太守杜通西海

太守張掖張掖番和驪軒二縣吏民及郡雜胡乘惡請

與匪士使盡力田與每所歷盡竭心力誠國之良

善必下即位留心萬幾苟有毫毛之入為將作大匠

儉龍象父爵為平原侯文學明帝即位為尚書郎遷

羽林監以東宮之舊其見親待出為洛陽典農時

取農民以治宮室儉上疏曰臣愚以為天下所急

際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飢

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遷荊州刺史青龍中帝

圖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徙為幽州刺史加度遼將

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遼

隧右北平烏丸等千寇婁敷遼西烏丸都督率衆

王護留等皆隨袁尚奔遼東者率衆五千餘人降

寇婁敷遣弟回羅槃等出關朝貢封其渠率二十

餘人為侯王賜輿馬繒采各有所差公孫淵逆與儉

戰不利引還明年帝遣八尉司馬宣王統中軍及

儉等眾數萬討淵定遼東儉以功進封安邑侯食邑三千九百戶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諸道討之高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梁音官連破走儉遂東為縣車以登九都屠句驪所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沛者名得來數諫官臣松之按東官不從其言得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官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六年復征之官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

王頴追之

世語曰頴字孔碩東萊人晉永嘉中大賊王彌頴之孫

過沃沮于有

餘望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九都之山銘不耐之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穿山溉灌民賴其利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為鎮南將軍諸葛誕戰於東關不利乃令誕儉對換誕為鎮南都督豫州儉為鎮東都督揚州步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文欽禦之太尉司馬羊督中軍東解圍恪退還初儉與夏侯玄李豐等厚善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曹爽之邑人也驍果麤猛數有戰功好增虜獲以

徽寵賞多不見許怨恨口甚儉以計厚待欽情好

歡洽欽亦感戴投心無貳其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

數十丈西北竟天起於日大楚之分儉欽喜以為已

祥遂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移諸郡國

舉兵反迫脅淮南將守也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

入壽春城為壇於城西歃血稱兵為盟分老弱守

城儉欽自將五六萬眾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

外為游兵儉欽等表曰故相國欽臣輔魏室歷事忠貞故烈祖明皇帝授以寄託之任欽戮力

盡節以寧華夏又以齊王聰明無有穢德乃心勤盡忠

以輔上天下顛之懿欲討滅二虜以安宇內始分軍糧

克時同舉未成而薨齊王以懿有輔已大功故遂使師

承統懿業委以大事而師以盛年在職無疾託病坐擁

疆兵無有臣禮朝臣非之義士議之天下所聞其罪一

也懿造計取賊多春軍糧克期有日師為大臣當除國

難又為不孝其罪二也賊退過東關坐白起衆三征同進

喪衆敗績屋年軍實一旦而盡致使賊來天下騷動死

傷流離其罪三也賊與國悉衆號五十萬來向壽春曷

請洛陽會太尉平與臣等建計乃杜塞要險不與爭鋒

還固新城淮南將士衝鋒履刃晝夜相守勤瘁百日死

者塗地自經有軍已來為難苦甚莫過於此而師遂意
自由不論封賞權勢自在無所領錄其罪四也故中書
令李豐等以師無人臣節欲謀退之師知而請豐其夕
拉殺其尸埋棺豐等為大臣帝王腹心擅加酷暴死無
罪名師有無君之心其罪五也懿每歎說齊王自堪人
主君臣之義定奉事以奉十有五載始欲歸政按行武
庫詔問禁兵不得妄出師自性其仁孝追送齊王悲不
自勝羣臣皆怒而師懷忍不顧大義其罪六也又故光
祿大夫張紘無罪而誅夷其妻子并及男后逼恐至前
壽春督遣臨時哀愕莫不傷痛而師稱慶反以歡喜其
罪七也陛下踐阼聰明神武事經聖心崇崇省約天下

聞之莫不歡慶而師不自改悔修復臣禮而方欲...
士毀壞宮內列侯自衛陛下即昨初不朝對陛下欲...
幸師舍以省其疾復拒不通給賜而師舉奏加辟...
領軍許允當為鎮北以固錢給賜而師舉奏加辟...
守一徒道路饑饉多選精兵以自營備五營領兵...
多戰器杖充聚木營天守兵以古高第以空虛四表...
檀雲勢以還毒心募取屯田加其復賞阻兵安忍...
舊法合聚諸藩王公以著罪一也臣等先舉事廢...
天不長壽徵曰腫不成其罪一也臣等先舉事廢...
太祖武皇帝征許山乘獲成大功與高祖文皇帝...
漢魏兩朝與宗猶克舜相傳也臣與安豐護軍郭...
江漢等宣太守張休淮南太守丁尊等守合...
王休等議三以累世受恩千載風塵思盡驅命...
社稷安王為效斯義苟立雖焚妻子必炭漆身...
恨也投節之罪宜如大辟以彰姦惡春秋之義...
善十世宥之為有大功海內所書依古典議廢師...
魏弟弟襄忠肅寬明樂善好士有高出世君之...
聖德不與師同臣等率善所保可以代師輔導聖...
魏志二

忠公親事當官稱能奉迎乘輿以保傳護軍散騎...
軍春秋之義大義親故周公誅弟右確魏子季友...
兄上為國討下全宗族強錄用禹聖人明典古今...
乞陛下下臣等所奏朝堂博議臣言當道使師...
賢者去備如三皇舊法則天下協同若師負勢...
象不自退者臣等率將所須書夜兼行惟命是...
今日所奏惟欲使大魏永存使陛下兼行惟命...
之禍百姓安全六合一體使忠臣義士不愧於三...
帝耳臣恐兵起天下擾亂臣輒上事移三征及州...
聞患各安慰所部吏民不得妄動謹具以狀聞...
愛養精神明慮危害以寧海內師專權用勢賞...
典臣等舉眾必下詔禁絕關津使驛書不通擅...
有所取捕此以師詔非陛下詔書在師所皆不...
臣等道遠懼書不得告通輒臨八將軍統中外軍...
時嘗罪以便事須定集上也

討之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
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於譙宋之間絕其歸路

大將軍屯汝陽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令諸軍皆堅壁勿與戰儉欽進不得闕退恐壽春見龍不得歸計窮不知所為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散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用大將軍遣交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萬餘人至樂嘉示弱以誘之大將軍尋自洙至欽不知果夜來欲襲艾等會明見大軍兵馬盛乃引還

春秋曰欽中子敏小名騫年尚幼勇力甚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其分爲二隊夜夾攻軍盛率其士先至大呼大將軍軍中震擾欽後期不應會明見其欲亦引還魏末傳曰欽中子敏後尹字大目亦爲曹氏家奴常侍在帝側大將軍將俱行大目知大將軍一日也疾出啓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爲人所誤耳又云

子鄉里大目昔爲文欽所信乞得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大將軍聽遣大目單身往乘大馬被鎗貫背追文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曹氏安謬言君侯何若若不可復忍數日中欽欲解其肯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馬節作逆不顧上天天不佑汝乃乘弓傳矢欽射大目大目涕泣曰此事敗矣善大將軍縱騎追擊大破之欽遁走是日儉聞欽敗恐懼夜走衆潰比至慎縣左右人

兵稍棄儉去儉獨與小弟秀及孫重藏水邊草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蠶就射殺儉傳首京都屬封侯秀重走入吳將士皆爲儉欽所迫脅者悉歸降

欽與鄧淮書曰大將軍昭伯與大傳伯俱受顧命登赫把臂許付天下此遠近所知後以勢利乃絕其祀及其朝堂皆時之俊可爲痛心奈何奈何公侯特與大司馬公恩親分著義買金石當此之時想益毒痛有不可

堪也王太尉嫌其專朝潛欲舉兵事竟不捷復受誅夷
害及楚王想甚追恨太傅既亡然其子師繼承父業肆
其虐暴日月滋甚放主殺后殘戮忠良包藏禍心遂至
篡弒此可忍也孰不可忍欽以名義大故事君有節忍
憤內發忘寢與食無所吝顧也會毋丘子邦自與父書
騰說公侯盡事主之義欲奮白髮同符太公惟須東問
影響相應聞問之日能不慷慨是以不顧妻孥之痛即
與毋丘鎮東舉義兵三萬餘人西趨京師欲法持王室
掃除姦逆企踵西望不得聲問魯望高子不足喻急夫
當仁不讓况救君之難度道遠輟故不果期要耳然同
舟共濟安危勢同禍福已連非言飾所解自公侯所明
也共事曹氏積信魏朝行道之人皆所知見然在朝之
士冒利偷生烈士所取公侯所賤賈豎所不忍為也况
當塗之士邪軍屯生項小人以閏月十六日別進兵就
於樂嘉城討師師之徒衆尋時崩潰其所斬截不復訾
原怛當長驅徑至京師而流言先至毋丘不復詳之更
謂小人為誤諸軍便爾瓦解毋丘還走追尋釋解無所
及小人還項復遇王基等十二軍追尋毋丘進兵討之
即時克破所向全勝要那後無繼何孤軍梁昌進退失
所還據壽春壽春復走狼狽躡閣無復他計惟當歸命
嘉靖己未年 魏志二十八 十一 監生盛世舉刊

大吳借兵乞食繼踵而負耳不若僕隸如何快心復君
之讐求使曹氏少享血食此亦大國之所祐念也相公
侯不使程嬰杵臼壇名於前代而使大魏獨無鷹揚之
士與今大吳敦崇大義深見愍悼然僕於國大分連接
遠同一勢日欲俱舉分分中國不願偏取以為已有公
侯必欲共忍師習懷宜廣大勢恐秦川之卒不可孤舉
今者之計宜屈已伸人託命歸漢東西俱舉爾乃可克
定師黨耳深思鄙言若愚計可從宜使漢軍克制期要
使六合校考與周召河封以託付兒孫此亦非小事也
大丈夫寧處其落落是以遠呈忠心時望嘉應時郭淮
已卒欽未知故有此書 世語曰毋丘儉之誅黨與七
百餘人傳侍御史杜友治獄惟舉首事十人餘皆奏散
友字季子東郡人仕晉冀州刺史河 儉子甸為治書
南尹子默字世玄歷吏部郎衛尉

侍御史先時知儉謀將發私出將家屬逃走新安

靈山上別攻下之夷儉三族 世語曰甸字子邦有名

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輕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
之貴儉然之大將留十惡其為人及儉起兵問屈順所

在云不來無能為也儉初起兵遣子宗四入吳太康
中吳平宗兄弟皆歸中國宗字子仁有儉風至零陵太
守宗子與巴東監軍益州刺史行擊齒曰母丘儉感
明帝之顧命故為此投君子謂母丘儉事雖不成可謂
忠臣矣夫竭節而赴義者我也成之與敗者時也我苟
無時成何可必乎忘我而不自必乃所以為忠也古人
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也欽亡入吳吳以欽為都護
若母丘儉可謂能不愧也欽亡入吳吳以欽為都護

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欽降吳表曰稟命

二主於天雖側伏賜都自無路司馬師滔天作逆廢害
懷憤踊在三之義則於英介前與母丘儉郭淮等俱舉
義兵當共討師掃除凶孽誠臣懷悽悽愚管所執智慮淺
薄微節不騁進無所依悲痛切心退惟不能扶翼本朝
抱愧俛仰靡所自厝冒緣古義固有所歸庶假天威得
展萬一僵仆之日亦所不恨魏使持節前將軍山系侯
荀綏臨表惶惑伏須罪誅魏書曰欽字仲若譙郡人
父稷建安中為騎將有勇力欽少以名將子材武見稱

魏志二十八

魏以欽故赦之太和初中為五營校督出為牙門將欽性
剛暴無禮所在侮敵陵上不奉官法輒見奏遣明帝抑
之復欽復以為淮南牙門將轉為廬江太守鷹揚將軍三
凌奏欽鄉貪殘不且撫遠求免治罪由是徵欽還曾爽
以欽鄉貪殘不且撫遠求免治罪由是徵欽還曾爽
軍責寵踰前欽以故益驕好自矜伐以壯勇高人頗得
虛名於三軍曹爽誅後進欽為前將軍以安其心後代
諸葛誕為揚州刺史曰曹爽之誅欽常內懼與諸葛誕
相惡無所與謀會誕上兵母丘儉往乃陰共結謀戰敗
走畫夜間行追者不及遂得入吳孫峻厚待之欽雖在
他國不能屈節下人自呂據未異等諸大將皆憎疾之
惟峻常左右之

諸葛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諸葛豐後也初以尚

書郎為滎陽令魏春秋曰誕為郎與僕射往歲試

河救誕誕曰先救我侯八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

誕誕曰先救我侯八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

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
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累遷御史中丞尚
書與夏侯玄鄧颺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
事者以誕颺等脩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明帝惡
之免誕官

世語曰是時當世俊士散騎常侍夏侯玄
尚書諸葛誕鄧颺之徒共相題表以玄疇
四人為四聰誕備其人為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孫資
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勢位
閣之為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構長浮華皆免官廢網

會帝崩正始初玄等並任
職復以誕為御史中丞尚書出為揚州刺史加昭
武將軍王凌之陰謀也太傅司馬宣王潛軍東伐
以誕為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封山陽

高曆一三青刊 魏志二二八

二二

黃易成

亭侯諸葛恪與東關遣誕督諸軍討之與戰不利
還徙為鎮南將軍後毋丘儉文欽反遣使詣誕招
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露布天下令知儉欽凶逆
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使誕督豫州諸軍渡安風
津向壽春儉欽之破也誕先至壽春壽春中十餘
萬口聞儉欽敗恐誅悉破城門出流迸山澤或散
走入吳以誕久在淮南乃復以為鎮東大將軍儀
同三司都督揚州吳大將孫峻呂據留替等聞淮
南亂會文欽往乃帥眾將欽徑至壽春時誕諸軍
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追擊之斬贊

傳首收其印節進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戶轉為

征東大將軍誕既與玄颺等至親又王凌母丘儉

累見夷滅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眾心厚養

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為死士魏書曰誕賞賜過度有犯

死罪者虧制以活之甘露元年冬吳賊欲向徐場計誕所督

兵馬足以待之而復請十萬眾守壽春又求臨淮

築城以備寇內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誕有自疑

心以誕舊臣欲入度之二年五月徵為司空誕被

詔書愈恐逐反召會諸將自出攻揚州刺史樂綝

殺之世語曰司馬文王所乘朝政長史賈充以為宜遣參佐慰勞四征於是遣充至壽春充還啓文王誕

高曆十年刊魏志二十八

再在揚州有威名民望所歸今欲必不來禍小事淺不

欲事遲禍大乃以為司空書至誕曰我作公當在王文

舒後今便為司空不遣使者健步齎書使以兵付樂綝

此必綝所為乃將左右數百人至揚州揚州人欲閉門

誕叱曰卿非我故吏邪徑入綝逃上樓就斬之魏末

傳曰賈充與誕相見談說時事因謂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所知也君以為云何誕厲邑曰卿非賈豫州

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以魏室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誕既被徵請諸牙門置

酒飲宴呼牙門徒兵皆賜酒今醉謂眾人曰前作干人鎧杖始城欲以擊賊今當還洛不復得用欲暫出將見

人遊戲須吏還耳諸君且止乃嚴鼓將士七百人出樂

綝聞之閉州門誕歷南門宣言曰當迷各邑暫出游戲揚州何為閉門見備前至東門東門復閉乃使兵緣滅

攻門州人悉走因風放火焚其府庫遂殺綝誕表曰臣受國重任統兵在東揚州刺史樂綝專許說臣與吳交

通又言被詔當代臣位無狀曰久臣奉國命以死自位終無異端忿綝不忠輒將步騎七百人以今月六日討

明臣臣即吳臣不勝發憤有曰謹拜表臣愚悲感泣血

哽咽斷絕不知所如乙朝廷察臣至誠臣松之以歛為魏未傳所言率皆訛陋疑誕表言曲不至於此也

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

勝兵者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城自守遣長

史吳綱將小子覲至吳請救世語曰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塋

於臨湘為孫堅立廟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豫發者見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

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不答曰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發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

孫吳人大喜遣將全懌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三萬

衆密與文欽俱來應誕以誕為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

騎將軍青州牧壽春侯是時鎮南將軍王基始至

督諸軍圍壽春未合咨欽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

嘉靖己未年

魏志二十八

十四監生盛世舉刊

得將其衆突入城六月車駕東征至項大將軍司

馬文王督中外諸軍二十六萬衆臨淮討之大將

軍屯丘頭使基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四面合圍表

裏再重塹壘甚峻又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

等簡銳卒為游軍備外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

之吳將朱異再以大衆來迎誕等渡黎漿水泰等

逆與戰每摧其鋒孫綝以異戰不進怒而殺之城

中食轉少外救不至衆無所恃將軍蔣班焦彝皆

誕瓜牙計事者也棄誕踰城自歸大將軍漢晉春秋曰蔣

班焦彝言於諸葛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為名而內實坐視成敗其

歸可見夫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
一面雖不能盡克猶可有全者文欽曰江東乘戰勝之
威久矣未有難北方者也况公今舉十餘萬之衆內尉
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俱在江表就孫
緝不欲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
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勢已困異圖生心變故將起以
往準今可計日而望也班固勸之欽怒而謀欲殺大
班二人俱且知証之必敗也十一月乃相攜而降殺大

將軍乃使反間以奇變說全懌等懌等率其衆數
千人開門來出城中震懼不知所為三年正月誕

欽咨等大為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

出漢晉春秋曰文欽曰薄班焦尋謂我不能出而走全

及唐咨等皆以為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

燒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死傷者蔽地血流盈

野復還入城城內食轉竭降出者數萬口欽欲盡

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

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討事

誕遂殺欽欽子鴛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勤

兵馳赴之衆不為用鴛虎單走踰城出自歸太將

軍軍吏請誅之大將軍令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

固應當戮然鴛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

其心也乃赦鴛虎使將兵數百騎馳巡城呼語城

內云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表鴛虎為將

軍各賜爵關內侯城內喜且擾又日飢困誕咨等

智力窮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

城城內無敢動者誕窘急單乘馬將其麾下突小

城門出大將軍司馬胡奮部兵逆擊斬誕傳首夷

三族誕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為諸葛公

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千寶晉紀曰數百人拱手

不變至盡時人比之田橫吳將下論曰大丈夫受命

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彼吾弗取也乃

免胄胃唐咨王祚及諸裨將皆面縛降吳兵萬眾

器仗軍實山積初圍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大將

軍以為城固而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

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

者將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誕

以二年五月及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

壘而誕自困竟不煩攻而克千寶晉紀曰相書春每

邑故文王之策圍也誕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敗也及

大軍之攻克早踰月城既陷是日大雨圍壘皆毀誕子

親字仲思吳平還晉親子恢字道明及破壽春議者

位至尚書令追贈左光祿大夫并府又以為淮南仍為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

宜悉坑之大將軍以為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

元惡而已吳兵就得六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弘耳

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唐咨本利城

萬曆十年補刊 魏志二二六 四石六十七竹年

遣諸軍討破之谷走入海遂亡至吳官至左將軍

封侯持節誕欽屠戮谷亦生禽二叛皆獲天下快

焉傅子曰宋建推牛壽塞終自焚滅文欽日祠祭事

尸淮南舉族下所共見足拜谷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

假號位吳眾悅服江東感之皆不誅其家其淮南

將吏士民諸為誕所脅略者惟誅其首逆餘皆赦

之聽者為之收斂欽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習鑿

天下畏感懷德矣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

能以德攻天夫建業者異矣各有所尚而不能兼併也

故窮武之準斃於不仁存義之國喪於懦退今一征而

禽三叛大虜吳衆席卷淮浦俘擒十萬可謂壯矣而未

及安坐喪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奮葬欽

忘壽昔之縹不各誕素使楊士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

嘉靖九年補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既敷文筭又洽推此道也天下

其孰能當之哉喪王基語在基傳為一名倣晉諸公贊

曰倣後為野軍破京州虜名聞天下太康中為東夷校

尉假節當之職入辭武帝帝見而惡之託以他事免倣

官東安公錄諸葛誕外孫欲殺因誅楊駿誣倣謀逆遂夷三族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少孤太祖破荊州徙

汝南為農民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

長陳寔碑文言文為世範行為士則艾遂自名範

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為都尉學士以

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怜

其家貧負給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

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為典農綱紀

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宜王宜王奇之辭之為

掾世語曰鄧艾少為襄城典農郡民與石苞曾年十二

中少府吉本起兵許都玄信坐被刑在家從與農司馬

求入御以艾荀與御行十餘里與語悅之謂二人皆當

後至為佐相艾後為典農功曹奉遷尚書郎時欲廣

田畜穀為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

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

澆溉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

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

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

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

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

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

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

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

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

之奉皆施行止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

大軍興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

害艾所建也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

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

西擊姜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

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
南向艾結營又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
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
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
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
賜爵關內侯加討寇將軍後遷遷城陽太守是時并
州右賢王劉豹并為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
以義親強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
漢祖有平城之困每凶如一盛為前代重患自單
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單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
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
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漸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
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勢
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
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衛邊長計也又陳羌
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以居民表崇廉恥之
教塞姦宄之路大將軍司馬京王新輔政多納用
焉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已吏父艾以死
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
開闢軍民並豐請為怡園合祀新城不克退歸艾

言景王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而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誅遷兗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

積粟富民則交游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方城亭侯母丘儉作亂遣健步齋書欲疑惑大衆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趣樂嘉城作浮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於城下艾追之至丘頭欽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衆將渡江鎮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與賊勢相遠非要害之地輒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漿拒戰逐走之其年徵拜長水校尉以破欽等功進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

艾為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以為
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
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
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
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械未復二也彼以船
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
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彼南安隴西
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為之縣餌五也賊
有黠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
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

魏志二二八

二十一

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
段谷大破之甘露元年詔曰逆賊姜維連年狡黠
民夷騷動西土不寧艾籌畫有方忠勇奮發斬將
十數馘首千計國威震於巴蜀武聲揚於江岷今
以艾為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分
五百戶封子忠為亭侯二年拒姜維於長城維退
還遷征西將軍前後增邑凡六千六百戶景元三
年又破維於侯和維却保沓中四年秋詔諸軍征
蜀大將軍司馬文王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
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

守王頎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去遠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劔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棄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

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縣竹列陳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

遵等首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詣
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群臣六十餘
人面縛輿觀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擯受而宥之
檢御將士無所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
馬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
車諸王封馬都尉蜀群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或
領艾官人以為師慕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
領蜀中諸郡便於絲竹桑蠶以為京觀用彰戰功
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謂
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其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

漢書卷之二十一

三

漢之徒已矜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
相值故窮耳有讖者笑之十二月詔曰艾曜威奮
武深入虜庭斬將塞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主稽
首係頸歷世遺誅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
雲徹席卷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彊楚韓信克勁趙
吳漢禽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勲也
其以艾為太尉增邑二萬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
邑千戶袁子曰諸葛亮重人也而驟用蜀兵此知小
國弱民難以久存也今國家一舉而滅蜀自
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方鄧艾以萬人入江由
之危險鍾會以二十萬眾留劔閣而不得進三軍之士
已飢艾雖戰勝克將使劉禪不降則二將之軍難
以久矣故功業如此之難也國家前有壽春之後後有

滅蜀之勞百姓貧而倉廩虛故小國之慮在於時立功以自存大國之慮在於既勝而力竭成功之後成懼之時艾言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爲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爲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葦草塢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文王使監軍衛灌喻艾事當須報不宣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旣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白艾所作

悖逆變黨以結詔書檻車徵艾魏氏春秋曰艾仰天

此乎曰起之酷艾父子既囚鍾會成都先送艾然

後作亂會以死艾本營將士追出并入檻車迎還壅遣

田續等討艾遇於縣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

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子及孫於西域漢晉春秋曰

由也以續不進欲斬既而捨之及壅遣續謂曰可以

報江由之辱矣杜預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

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

乘君子之器將何以堪其責乎壅聞之不候駕而謝

○世語曰師纂亦與艾俱死纂初艾當伐蜀夢坐山

性急少恩死之日體無完皮上而有流水以問珍虜護軍緩邵邵曰按易卦山上

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

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

還乎艾撫然不樂荀綽翼州記曰邵起自幹吏位至

司農少子倩字君幼寬厚有器局勤於當世歷位翼

州刺史太子右衛率翰子俞字世都清貞貴素辯於

論議探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少有能名辟太尉府

稍歷顯位至侍中中書令遷為監○臣松之按蹇彖

辭云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云泰始元年晉室踐阼

詔曰昔太尉王凌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

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辟然被書之日

罷遣人衆束手受罪比於求生遂為惡者誠復不

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令祭祀

嘉祥十年新刊

魏志二十八

二十五

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臣竊悼
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
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
有斷隴右之志艾脩治備守積穀彊兵值歲凶旱
艾爲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
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難僕虜
之勞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
谷之戰以少擊多摧破疆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
廟勝授以長策艾受命忘身束馬懸車自投死地
勇氣陵雲士衆乘勢使劉禪君臣面縛义手屈膝

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
欲何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
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本在可論
鍾會忌艾威名微成其事忠而受誅信而見疑頭
懸馬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歎息陛下
龍興闡弘大度釋諸嫌疑受誅之家不拘叙用昔
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立
祠今天下民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臣以爲
艾身首分離捐棄草土宜收尸柩以還其田宅以平
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謚以無餘恨赦冤塊

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
塊而天下歸其義所為者寡而悅者眾矣九年詔曰
艾有功勳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為民隸朕常愍之其
以嫡孫朗為郎中艾在西時修治障塞築起城塢泰
始中羗虜大叛頻殺刺史涼州道斷吏民安全者皆
保艾所築塢焉世語曰咸寧中積射將軍樊震為西
戎牙門得見辭武帝問震所由進震
自陳嘗為節艾伐蜀時帳下將帝遂尋問艾震具申
艾之忠言之流涕先是艾孫朗為丹水令由此遷
為定陵令次孫千秋有特望光祿大夫王戎辟為掾
東嘉中朗為新都太守未之官在襄陽失火朗及母
妻于舉室燒死惟子韜于行艾州里時輩南陽州泰
得免千秋先立二子亦燒死
亦好立功業善用兵官至征虜將軍假節都督江南

魏志二十八 二二七

諸軍事景元二年薨追贈衛將軍謚曰壯侯世語曰

刺史裴潛以泰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釐數遣詣宣
王由此為宣王所知及征孟達泰又導軍遂辟泰泰
擢為新城太守宣王為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君釋
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
一何缺平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
吏職懶候騎士牛又何遲也衆賓咸悅
後歷充豫州刺史所在有善善績效

鍾會字士秀穎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惠夙成

會為其母傳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茲氏人太傅定
陵成侯之世長吏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充成
侯家脩身正行非禮不動為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攝
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讒毀無所不至孫氏辨博有智巧
言足以飾非成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妊娠愈更嫉妬乃
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頃眩者數日或曰何不
向公言之答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為鑒
後如公信我必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

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邪遂稱疾不見孫氏
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
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關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
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出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
言其故成侯大驚益以此賢之黃初六年生會恩寵愈
盛成侯既出孫氏更細正嫡賈氏臣松之按鍾繇于
時老矣而方續正室蓋禮所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
之義也魏氏春秋曰會母見寵於繇繇為之出其夫
人卞太后以為言文帝詔繇復之繇中護軍蔣濟著論
悲憤將引鴆弗獲餐粥致噤帝乃止

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

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

名理以夜續晝由是獲聲譽正始中以為祕書郎

遷尚書中書侍郎世語曰司馬景王命書令虞松

經時松思竭不能吹心存之形於顏色會察其有憂問

松王所能松以實谷會取視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

王王曰不當爾邪誰所定也松曰鍾會向亦欲怒之會

公見問不敢譏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來會問松

王所能松曰博學明識無所不貫會乃絕賓客精思十

日平旦入見至鼓二乃出出後王獨拊手歎息曰此真

王佐材也虞松字叔茂陳留人九江太守邊讓外孫松

弱冠有才從司馬宣王征遼東宣王命作檄及破賊作

露布松從還宣王辟為掾時年二十四遷中書郎遂至

太守松子濬字顯弘晉廷尉臣松之以為鍾會名公

之子聲譽夙著弱冠登朝已歷顯位景王為相何容不

悉而方於定虞松表然後乃蒙接引乎設使先不相識

但見五字而便知其大用雖聖人其猶病諸而况景王哉

高貴鄉公即尊位賜爵

關內侯毋立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會從

典知密事衛將軍司馬文王為大軍後繼景王薨

於許昌文王總統六軍會謀謨帷幄時中詔勅尚

書傳敬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屯許昌為內外

之援令蝦率諸軍還會與蝦謀使蝦表上輒與衛將軍俱發還到雒水南屯住於是朝廷拜文王為大將軍輔政會遷黃門侍郎封東武亭侯邑三百戶甘露二年徵諸葛誕為司空時會喪寧在家策誕必不從命馳白文王文王以事已施行不復追

改命會會誕誕見規規誨年誨四歲四授考經授七歲七誦論語誦八

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人太學

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學課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無學矣雅好書籍步歷衆

書特好易若子每讀以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籍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讀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

爻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慎密驅機之發行已至要禁身所由故也順斯術已往足為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為

魏志卷之二十八

二十九

尚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叙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

朝政日縱酒沈醉會兄侍中統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入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

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為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衆人恐

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表侍郎謝護復侯和等家皆惟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答曰大將軍奢

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為大將軍舉事吾思在帝側何憂聞自出兵無他重器其勢必不久

戰思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頗豫政謀夫

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為越簡子設伐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為乘偽作詐不崇鄙事必不能久

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為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當修所志以慎益時化不忝先人耳常言人

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分書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答曰君子

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通察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緹履黃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恩義臨財必讓會前

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之用一無所取年五
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累疾薨比葬大子有子詔命大
將軍高都侯厚加賜贈喪事無巨細一皆供給議者以
為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
秋成風定姒之義百一宗典禮不得總稱妾名於
是稱成侯命婦猶益非之事有取於古制禮也 及誕反

車駕住項文王至寺春會復從行初吳大將全琮
孫權之婚親重臣也琮子惲孫靜從子端翮諱等
皆將兵來故誕惲兄子輝儀留建業與其家內爭
訟譟其母將部曲數十家渡江自歸文王會建策
密為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惲等說
吳中怒惲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
歸命惲等恐懼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皆蒙封

魏一志二十八

三十一

寵城中由是乖離壽春之破會謀居多親待日隆
時人謂之子房軍還遷為大僕固辭不就以中郎
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為腹心之任以討諸葛誕
功進爵陳侯屢讓不受詔曰會典綜軍事參同計
策料敵制勝有謀謨之勲而推寵固讓辭指款實
前後累重志不可奪夫成功不處古人所重其聽
會所執以成其美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
益當世與奪無不綜與嵇康等見誅皆會謀也文
王以蜀大將姜維屢擾邊陲料蜀國小民疲資力
單竭欲大舉圖蜀惟會亦以為蜀可取豫為壽度

地形考論事勢景元三年冬以會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文王勅青徐兗豫荆揚諸州並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漕汙海大船外為將伐吳者四年秋乃下詔使鄧艾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餘人艾趣甘松沓中連綴維緒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入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馬足陷於是斬儀儀者許褚之子有功王室猶不原貸諸軍聞之莫不震竦蜀令諸圍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守魏興太守劉欽趣子午谷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

蜀志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蜀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兵各五千會使護軍荀愷前將軍李輔各統萬人圍漢城輔圍樂城會徑過西出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墓使護軍胡烈等行前攻破關城得庫藏積穀姜維自沓中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與蜀將張翼廖化等合守劔閣拒會會移檄蜀將吏士民曰往者漢社稷徵率士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阼烈祖明皇帝弈世重光恢拓洪業

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主化此三
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
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
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
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
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
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
苗周武有啟財發廩表閭之義李鎮西奉辭銜命
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
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
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朔野困躡塗徐
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
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
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多故未
遑脩九伐之征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畜力待
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
天下之師段谷沃和沮作凶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
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去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
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杜見禽於秦公孫述授
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 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

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窺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
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晏安耽毒懷
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
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
位為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
賊還為戎首咨困逼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
侯咨與聞國事言等窮蹙歸命猶加盛寵况巴蜀
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
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
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

西漢書卷之二十八

三十一

卯之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歟若偷安旦夕迷而
不及大兵一發玉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
詳釋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鄧艾追
姜維到陰平簡選精銳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僭
道詣綿竹趣成都與諸葛緒共行緒以本受節度
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進軍前向白水與會合會
遣將軍田章等從劔閣西徑出江由未至百里章
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登遂長驅而前會與
緒軍向劔閣會欲專軍勢密白緒長懦不進檻車
徵還軍悉屬會

按百官名錄

入晉為太常崇禮衛尉
荀韓兗州記曰冲子銓

字德林玫字仁林並知名顯達進攻劔閣不克引退

銓兖州刺史攻侍中御史中丞

蜀軍保險拒守艾遂至縣竹大戰斬諸葛瞻維等

聞瞻已破率其衆東入于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

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進軍向成都劉禪詣艾降

遣使勅維等令降於會維至廣漢郫縣令兵悉放

器仗送節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降會上言曰

賊姜維張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

輒遣司馬夏侯咸護軍胡烈等經從劔閣出新都

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彭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參軍

皇甫闔將軍王買等從涪南出衝其腹臣據涪縣

爲東西勢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擐甲厲兵

塞川填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憑恃其衆方軌而

西臣勅咸闔等令分兵據勢廣張羅罔南杜走吳

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絕越逸之徑四面雲集首

尾並進蹊路斷絕走伏無地臣又手書申喻開示

生路羣寇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面縛委質

印綬萬數資噐山積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

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爲上

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

聖德作蹤前代翼輔忠明齊軌公旦仁育羣生義

征不諱殊俗向化無思不服師不踰時兵無血刃
萬里同風九州共貢臣輒奉宣詔命導揚恩化復
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
以移其風示之執儀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
豫后來其蘇義無以過會於是禁檢士衆不得鈔
略虛已誘納以接蜀之羣司與維情好歡甚

世語曰夏

侯霸奔蜀蜀朝問司馬公如何德霸曰自當作家門京師俊士曰有鍾士季其人管朝政吳蜀之憂也
春秋曰初夏侯霸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既得彼營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之家門未遑外事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為吳蜀之憂然非常之人亦不能書也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

嘉靖十年補刊
魏志下八 三十五

緘制衆城罔羅迸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
策舉無廢功凡所降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克有征
無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其以會為司徒進封縣
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戶會內有異

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

世語曰會善教人書於劍閣要

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恃傲多於是詔書檻

車徵艾司馬文王懼艾或不從命勅會並進軍成

都監軍衛瓘在會前行以文王手筆令宣喻艾軍

艾軍皆釋仗遂收艾入檻車會所憚惟艾艾既禽

而會自尋至獨統大衆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

可復為人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巴手遂謀反欲使
姜維等皆將蜀兵出斜谷會自將大眾隨其後既
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
河以為五日可到益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
定也會得文王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
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
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
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異
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
作劉備也我自淮南以來晝無遺策四海所共知

也我欲待此安歸乎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
明日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
為太后發喪於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
文王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
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群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
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會帳下督丘建本屬朝
烈烈薦之文王會請以自隨任愛之建愍烈獨坐
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
一人烈給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曰丘建密說消息
已作大坑白梧梧與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

白帽反苦洽拜為散將以次倍殺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傳相告皆編或謂會可盡殺牙門騎督以上會猶豫未決十八日中烈軍兵與烈兒雷鼓出門諸軍兵不期皆鼓譟出會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方給與姜維鎧杖白外有匈匈聲似失火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柱門兵斫門不能破斯須門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卒兵相得姜維

嘉善十年傳刊
魏志二十八
三十一

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眾既格斬維等赴殺會

會時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晉諸公贊曰胡烈兒名淵字世元惠之孫

也遵安定人以才兼文武累居藩鎮至車騎將軍子奮字云威亦歷方任女為晉武帝貴人有寵太康中

以奮為尚書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弟廣字宣祖少府次烈字玄武秦州刺史次峻字玄嶽并州刺史

廣子喜涼州刺史淵小字鵠鵠時年十八既殺會救父名震遠近後趙王倫篡位三王與義倫使淵與張

弘將兵禦齊王屢破齊軍會初艾為太尉會為司徒成都戰克淵乃歸降伏法

皆持節都督諸軍如故咸未受命而斃會兄毓以四年冬薨會竟未知問會兄子邕隨會與俱死會所養

兄子毅及峻也勅連等下獄當伏誅司馬文王表天

子下詔曰峻等祖父繇三祖之世極位台司佐命

立勳饗食廟庭公毓歷職內外幹事有績昔楚思
子文之治不滅鬬氏之祀晉錄成宣之忠用存趙
氏之後以會邕之罪而絕繇毓之類吾有愍然峻
迪兄弟特原有官爵者如故惟毅及邕息伏法或
曰毓曾密啓司馬文王言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
故宥峻等云漢晉春秋曰文王嘉其忠亮笑答初文
王欲遣會伐蜀西曹屬郃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
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
行文王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邪蜀為天下作患
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

蜀不可伐

魏志二十八

三二八

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
疆使之適為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
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
辨邪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
與圖存心膽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遺民震恐不足
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
祇自族滅耳卿不須憂此慎莫使人聞也及會白
鄧艾不執文王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
鄧艾但可勅會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
所言邪而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也我

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可先人
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荅言
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
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

策按咸熙元年百官名邵悌字元伯陽平人漢晉春

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為

掩骼埋骸仁流朽骨當時豈先下其功罪而後收葬哉

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關法立於

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維曰可矣何必使雄皆死違生

以立於時殿下讐對枯骨指之中野百歲之後為滅獲

所笑豈仁賢所掩哉王悅與宴談而遣之習鑿齒曰

向伯茂可謂勇於蹈義也哭王經而哀感市人葬鍾會

而義動明主彼皆忠烈奮勁知列而往非存生也況使

經會馬世或身在急難而有不赴者乎故尋其奉死之

嘉靖己未年魏志三八三九監生盛世舉刊

愧背義之上矣王加禮而遣可謂明達也會嘗論易

無互體才性同異及會死後於會家得書二十篇

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初會弱冠與

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

老子為尚書郎年二十餘卒弼字輔嗣何劭為其

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為尚書郎時裴徽為吏部

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

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

何弼曰聖人體无无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

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為傳歟所不知于時何晏為

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

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

元裴秀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高邑下黎

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致彌補臺即初除魏爽請開爽為

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魚所他及爽以此出之時

專朝收黨與共相進用弱通儒不治名高尋黎魚幾
時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弱遂不得在門下晏為之勤
恨弱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為淮南
人劉陶善論縱橫為當時所推每與弱語常屈弱
天才悼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宴解肯
律善投壺其論道賦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技
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為士君子所疾弱與
鍾會善會論議以校長笑人為家然每服弱之高致何晏
以為聖人魚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弱與
不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
明茂故能躰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
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
難彌大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彌注易頤川人荀融
柯幽微而不義彌答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
為未遇之不能無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父之所預
下之量雖已定乎胃懷之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
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弱
注老子為之指畧致有理統注道畧論注易往徃有
嘉靖己未年 一 魏志二十八 四十一 監生盛世舉刊

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彌易注所悟
者多然彌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
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
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
如之幸也晉景玉聞之嗟歎者累曰其為高識所惜
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况彌以賦會之
辨而欲籠統玄旨者乎故其叙浮義則麗辭溢日造
陰陽則如廣無間至於六爻變化羣象所效日時歲
月五氣相推彌皆擴落多所不闕雖有可觀者焉恐
將泥夫大道博物記曰初王黎與族兄凱俱避地
荆州劉表欲以女妻黎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凱有
風貌乃以妻凱凱生業業即劉表外孫也蔡邕有書
近萬卷末載數車與黎黎亡後相國掾魏諷謀反
蔡子與焉既被誅邕所與書悉入業業字長緒位至
謁者僕射子玄字正宗司隸校尉宏弱之兄也魏氏春秋曰文帝
以業嗣黎 二 子評曰王凌風節格尚毋丘儉才識拔幹諸葛
誕嚴毅威重鍾會精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

心大志迂不慮禍難變如發機宗族塗地豈不謬
惑邪鄧艾矯然彊壯立功立事然闇於防患咎敗
旋至豈遠知乎諸葛恪而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
所謂目論者也史記曰越王無彊與中國爭彊當楚
威王時越此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
云越王不納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
智之如目自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
而不自知越之失是自論也

王母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

魏書 國志二十八

嘉靖己未年

魏志二十八

里一監生盛世阜刊

右修職郎衢州錄事參軍蔡宙校正兼監鏤板

學教授陸俊民校正

